

合校水經注



合校經世



炎緒王辰孝呈
焮逸賢講會琴

御製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躋曩或以熱河爲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卽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厯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皇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

賽音郭勒河水

蒙古謂好為賽音河為郭勒

白霍爾霍克

蒙古語謂熟食

達巴漢之

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

泉出山莊東北湯山

合又西注之三源

既匯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錘峰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

流出匯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

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

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

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

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

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

元所言石挺即今錘峰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

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為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

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据今考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洹水亦名鮑邱水即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尙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旣會濡而東入於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蔥嶺

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為蒲昌海即鹽澤蒙古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

中復出為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誤譯為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

使窮河源得之於此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

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

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為是

而彼之為非乎近敕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

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御製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說文出安東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女水者易州之

濡也並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

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而惟灤河

之濡水源遠流長雄於其四酈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概條分縷析而爲之

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

之類穿鑿更甚

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爲鄂博方觀承乃書作峩較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爲軼祭

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爲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爲們催達巴罕之爲大垣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爲之辨也

因命嚮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

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

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竝元史河渠志

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條考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

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

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

山為興安正幹

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為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於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為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為名山四泉湧出名都山陽為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

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見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

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

自都爾本諾爾至此計七十餘里

三道河自東來匯

之

其水一出摩霍爾達巴罕一出伊克達巴罕一出楚庫爾蘇達巴罕各相距十餘里匯為一河

河流始暢又

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

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

俗名西涼亭

烏蘭河屯至上都店

入多倫諾爾界

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里經博洛

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

里至上都河屯

上都即元開平府灤水經其城南故名上都河

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

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綳河自

東北來匯之

河出興安山梁之陽南流伊克霍爾昆巴罕霍爾昆伊札爾三水自東注之西與海雷台河合而為

一入於上都河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

克自西注之

其水經多倫諾爾之北

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

河自東北來匯之

其水亦出興安山梁之陽逶迤西南流錫刺札拜自北入之又西南流摩霍爾伊札爾自

東南入之

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

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西注之

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

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

東北注之

其水出伊克空鄂洛鄂博西為木蘭圍場西界

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

籌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

入四旗廳界

布爾噶蘇台

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

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

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廠又折而東流二

十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爾阿爾

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屯庫爾奇勒河

俗名

小灤河

自北來匯之

其水出興安山梁之陽三支分引過托霍隆和洛合為一西南流會瑪尼圖卡倫哈朗圭

達巴罕珠爾噶台海拉蘇台諸水折而東南會霍來郭勒哈爾渾諸水又噶拜卓索阿魯布拉克昂阿諸水復先後會之合為

一河注
於此 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

六里至大對山又折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

莊入喀喇河屯界南流五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

張博灣興州河自西北來匯之其源出沙爾呼山西經土城子東南流曲注於此折而

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河屯繞行宮東流伊遜河自北來匯之

其水發源圍場內南流經博洛河屯與伊瑪圖河合西南流屈折注此東南流三十四里至石門

入熱河 又四十七里經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匯之其

源出固都爾呼達巴罕西南流與茅溝河合又與賽音郭勒河合

三源既匯沿避暑山莊東北其水會茅溝後即與湯泉合至是

行宮內亦有溫泉流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

出匯之遂名熱河 西注之此與發源瑪尼圖達巴罕經密雲縣會潮河之白河異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

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

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入遷安縣

界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

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

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一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

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澈河橋澈河自西注之又曲

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恆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

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

河自東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之清河異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

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

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其河與二道泉合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

城入盧龍縣界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東北來匯之其源出特

布克入桃林口復有一水自冷口來會
之經永平府城西過虎頭石入於灤
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

十一里繞雪峰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

里至偏涼汀入灤州界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入樂亭縣界又三

十六里至老河口灤河故道今涸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

西北注之此與黃花川南及平崖子之清河俱異又七里至石家坨灤自此分支

名高密河常涸大雨時仍分流達海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

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鎮東南按禦夷鎮爲北魏六鎮之一其建鎮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紀云築長城於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概五原陰山分六鎮是禦夷居六鎮之東

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覈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爲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爲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卽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卽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綽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雁次合爲一水注呂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綳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畱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

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迴曲謂之曲河鎮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蓋卽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卽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尙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舛尙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爲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無終爲今玉田林蘭陁蓋今喜峰口清陁卽今冷口卽此以證不特塞垣疆界了然卽田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概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略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綦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

往傳訛傳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後陳組綬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卽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澣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

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卽今之上都河屯正
在灤水之北桓州尙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
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蓮花者似
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驛始至桓州又王惲
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
屯相近失八爾圖當爲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
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
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
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瓦蓋金時於此
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
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卽

金史所謂曷里濟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為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御製開新河記

熱河之水有二其自東北來者為固都爾呼河三源匯而為一

即水經注所謂武列水也繞山莊東北錘峰下

中關東溫泉為一源又山莊行

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遂有熱河之名

東南流入於灤其水雖大然向有隄以障

之時復培鞏故得循軌而有所歸宿即盛漲不為患其自西來者為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水本無源常時無涓涔迹雨

者爲廣仁嶺及獅子嶺諸山之水力不無洩也。後則循山東赴至西紅橋轉而北，又由東紅橋轉而南，始緣南山溝流入熱河，而溝道紆狹，久復淤墊，故宣導不能速向，以其無大患，亦遂易而忽之。己卯夏大雨驟霏，西南諸山水一時並集平地，漲丈餘，經西紅橋趨突北山下，石激波轉，勢益洶悍，自北而南，衝擊東紅橋，奔湍盪越市廛廬舍，當之者多隨波而圯。事聞發內帑賑恤，且量漂屋楹數給貲繕復之。及庚寅災仍如其，其賑恤繕復亦如之。夫十年之間，兩遭其害，警於已事，曷可不籌度以善其後，顧無源之水，不能以有形治，惟順其勢而疏之，使下流暢達，則其上自不復壅潰爲害。防弭之道，無過於此。蓋是水之致患，徒以兩紅橋溝狹而不能容耳。若舍此狹溝，使緣南山下新濬河寬而能容，東赴熱河，宜免搏擊之勢，迺命內

大臣三和御前大臣努三等偕直隸提督王進泰熱河道明山保由南山下寬開河道西自同知衙前東至旗營長六百九十餘丈闊皆七丈深隨地形高下自三尺八寸至一丈二尺有差其河身經流有直民居者令移構岸旁高地仍計屋授之值俾各得安處工始於辛卯三月初至六月中告蒧通費內府金一萬三千兩有奇新河旣成是秋雨復大漲復盛而水皆循河安行無遏無溢其效固已立覩矣熱河自

皇祖締構山莊以來迄今六十餘年四方之民環集輻輳駢坐殷闐盛若都會朕敬繩

祖武歲奉

聖母駐此承

聖王馬山九
志頤和因以順時行蒐習武從官衛士之扈行以逮新舊諸藩
之執役者內外咸集以故熱河煙火之盛月益歲增則計所以
保聚而安全之者誠爲切要而此新河之利尤大且遠也繼此
之修濬惟勤毋使墮塞實莅斯土者之責可不慎諸惟茲廣仁
嶺下爲每年躬返

安輿所必至爰卽疏河起處規隙地樸築數椽以備憩候其前
實臨經涂因植碑爲亭記其原始以詔示無斁

御製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

今年春閒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
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青海務窮河源告祭

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

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實係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醞爲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從前康熙四十三年

皇祖命侍衛拉錫等往窮河源其時伊等但窮至星宿海卽指爲河源自彼回程覆奏而未窮至阿勒坦郭勒之黃水尤未窮至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之眞源是以

皇祖所降諭旨並

幾暇格物編星宿海一條亦但就拉錫等所奏以鄂敦他臘爲河源也今既考詢明確較前更加詳晰因賦河源詩一篇敘述原委又因漢書河出昆侖之語考之於今昆侖當在回部中回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入地伏流至青海始出而大河之水獨黃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出而挾星宿海諸水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因於河源詩後復加案語爲之決疑傳正嗣檢閱宋史河渠志有云河繞昆侖之南折而東復繞昆侖之北諸語夫昆侖大山也河安能繞其南又繞其北此不待辨而知其誣且昆侖在回部離此萬里誰能移此爲青海之河源旣又細閱康熙年間拉錫所具圖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名昆都倫乃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橫也橫卽

支河之謂此元時舊名謂有三橫河入於河蓋蒙古以橫爲昆
都倫卽回部所謂昆侖山者亦係橫嶺而修書者不解其故遂
牽青海之昆都倫河爲回部之昆侖山耳旣解其疑不可不詳
誌因復著讀宋史河渠志一篇茲更檢元史地理志有河源附
錄一卷內稱漢使張騫道西域見二水交流發蔥嶺匯鹽澤伏
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其所言與朕蒲昌海卽鹽澤之水入地
伏流意頗合可見古人考證已有先得我心者案史記大宛傳
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
其南則河源出焉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于闐國條下所引亦
同而說未詳盡張騫旣至蒲昌海卽或越過星宿海直至回部
地方或回至星宿海而未尋至阿勒坦郭勒等處當日還奏必

有奏牘或繪圖陳獻而司馬遷班固紀載弗爲備詳始末僅以
數語了事致後人無從考證此作史者之略也然則武帝紀所
云昆侖爲河源本不誤特未詳伏流而出青海之阿勒坦噶達
素而經星宿海爲河源耳至元世祖時遣使窮河源亦但言至
青海之星宿海見有泉百餘泓便指謂河源而不言其上有阿
勒坦噶達素之黃水又上有蒲昌海之伏流則仍屬得半而止
朕從前爲熱河考卽言河源自蔥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
瀦爲蒲昌海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淖爾伏流地中復出爲
星宿海云云今覆閱史記漢書所紀河源爲之究極原委則張
騫所窮正與今所考訂相合又豈可沒其探本討源之實乎所
有兩漢迄今自正史以及各家河源辨證諸書允宜通行校閱

訂是正訛編輯河源紀略一書著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悉心纂辦將御製河源詩文冠於卷端凡蒙古地名人名譯對漢音者均照改定正史詳晰校正無訛頒布刊刻並錄入四庫全書以昭傳信特諭

御製河源按語

河源詩別載詩集

按班固漢書張騫傳天子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而固贊又謂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於是鄧展遂謂河源出於積石是皆拘墟未見顏色之言蓋千古以上中國以外紀載已舛言語不通而欲定其確實何異北轅適越考元史始有星宿海之名而以爲河源元蒙古也鄂敦卽星宿彼

時訛譯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耳此爲近之今則更溯以
上遂得真源然昆侖之語亦不爲無因蓋昆侖在今回部中回
部諸水皆東注蒲昌海卽鹽澤也鹽澤之水皆入地伏流至青
海始出則星宿海諸水皆是也而大河之源獨黃色爲靈異更
在星宿海之上非昆侖之水伏地至此以出而挾星宿海諸水
爲河瀆而何濟水三伏三見此亦一證矣獨漢書所云采玉則
因昆侖出玉未免牽就詢之阿彌達則稱河源皆土山無石無
石安能有玉夫非精通蒙古語及漢書更問之親履其地之人
率欲定此事體大而地遠理博之事不亦甚難乎於甚難而得
決疑傳正亦一大快也

御製河源簡明語

子既爲河源詩並按語既讀宋史河渠志有文命輯河源紀略
有諭茲以體大物博考今證古不無費辭雖彼此細勘事則明
恐毫釐稍差義乃紊茲爲簡明之語庶因提要而便覽蓋河源
究以張騫所探蒲昌海鹽澤及漢武所定昆侖爲是雖山海經
水經注皆略具其說山海經劉歆稱伯益所著本無所據水經
註則桑欽酈道元皆張騫後人實祖其說而廣之以致於煩文
且昆侖在回部原出玉也獨未明揭伏流至青海於阿勒坦噶
達素之天池而出耳歷唐宋以至元乃有鄂敦淖爾爲河源之
語鄂敦爲蒙古語漢語卽星宿海也彼時雖未考至天池而中
國之河源實由此頗見梗概矣溯伏流以至蒲昌海鹽澤非河
源而何星宿海亦鹽澤之伏流至青海而出爲清水黃河挾之

以流始爲微淡後爲純黃是二水本一源至中國出地爲二色而終歸於一若夫曲折纖細則見近所爲詩文及紀略之書獨敘其簡明崖略如此

御製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內以須彌山爲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爲閻浮提卽華言南瞻部洲者是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浮提又以崑崙爲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卽我中國爲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爲天竺一大國卽今西藏所稱厄訥特珂克地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爲洪豁爾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爲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卽梵經所稱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

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爲身毒或稱身篤而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噶里畢拉奇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蔥嶺卽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爲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爲溫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爲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莫得而詳焉溫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佛遺蹟益知卽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爲天竺屬而後爲回部屬皆不可知溫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爲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爲溫

其二語皆與印度音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
驗也要知痕與溫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
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
行程有至識惹曩國之語識惹曩音聲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
而通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卽今蔥嶺而伽濕
彌勒亦卽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
度疑亦卽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
也東印度旣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
竺雖佛見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
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微而漸流行東至震旦迺復
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蔥嶺克什米

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既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徠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為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跪叩者三元太祖曰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幹齊爾圖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

幹齊爾圖瑣林者蒙古語謂金剛牀也即

佛見身說法之中印度

益可為未至中印度之證而獸為人言更可信元

史之謬為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闕其踏論如右

御製陽關考

陽關之名自漢唐以來咸所稱引而遺蹤湮廢道里莫徵比因西域並隸版章爰有纂輯圖志之役猷詢所及或据肅州新志載烏魯木齊西境有地名陽巴爾噶遜以為陽關之舊者殊不知陽乃回語蓋謂新而巴爾噶遜則厄魯特語蓋謂城亦非謂

關也況烏魯木齊地在天山之北揆其方位懸隔奚啻謬以千里計耶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後晉高居晦使于闐記西渡都鄉河至陽關考都鄉河卽今黨河龍勒縣卽沙州衛今爲敦煌縣地黨河在縣西境而陽關玉門關均在黨河之西陽關西而偏南故以陽名詳覈形勢正應在今黨河西南與紅山口相近又漢書西域傳西域三十六國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考漢時三十六國卽今回部回部東坑且安西府敦煌縣亦與漢書三十六國東扼陽關之文脗合至王維詩西出陽關云云送元二使安西作也考唐之安西號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在伊州之西卽今闐展也再徙高昌故地卽今土魯番之交河也三徙龜茲卽今庫車也前後三遷總在哈

密之西是安西實在陽關以外而陽關之屬在敦煌縣境尤爲昭晷無疑矣夫古今邊陲故蹟其考信之艱非貫弗諸書卽源流未備然徒眩惑於誌乘家之聚訟膠轄而不能確證之我疆我理如目營手畫者然又何以斥傳譌鑿空之誣而炳焉揭以正鵠哉書此宣付館臣俾綴於編且以示一隅之舉云

御製濟水考

濟爲四瀆之一禹貢導沅爲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爲不易之恆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己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卽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卽

無足怪者。如禹貢所云，乃于河者，北濟之滄流，入黃也。蓋自

伏于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為滎，則又見而出為滎。地志所謂卽

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

處而無定數也。

地志濟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東南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濟源縣東西二源合流至

溫縣是為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卽滎波之滎。見豫州云云。

東出陶邱則今之曹

州又至于荷。則今之荷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荷派也。又

東北會于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唐李

賢所謂濟水東貫滑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

樂史謂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

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又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是卽今濟水會汶為大清河入海

之證。人但知大清河而不知濟。豈誠無濟哉。

是則濟之源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

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

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

御製文
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定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八語證之
總不出敷土奠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
可卽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臣彭元瑞臣紀昀謹

奏乾隆四十九年二月 日由

行在內閣本報

發下

御製濟水考一篇奉

諭旨此文係在途中就所見率成者其令彭元瑞紀昀閱看覈
對各說經家以及輿地家所言是否不甚徑庭詳考覆奏欽
此臣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

此日等伏讀驚歎心悅誠服竊以自古說經家輿地家言濟

水者其殊趣有三以濟為截河南溢者妄僂數三伏三見者泥不知大清河為濟水者昧紛糾轆轤歧中有歧我

皇上原本禹貢證以

鑾輅所親見發為

大文於諸家之說無不苞孕即無不

折衷以至神至奇之識析至平至易之理氣盛辭達地負海涵

與天地經流相稱乃於

行殿從容之際不俟安排不假傳會而成之萬斛泉原隨地可

出皆由

典學高深

精神強固偶一發抒遂為自有文字來所未有臣等熟讀百遍

服膺懼忤其儒先眾說有可與

聖製相發明者謹摘鈔加按容謹書卷呈

覽伏候

訓示謹

奏

御製即如禹貢所云入于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于黃

之底所謂入也

孔安國書傳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

里溢為滎澤謹按此言河濟並流之始後儒多斥其說

宋林之奇尚書解濟之流既與河合行十餘里混而為一

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為滎至于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

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爲榮至于陶邱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爲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蘇氏則以爲以味別也此二說者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皆已化而爲濁矣旣合流十數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身知之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如此澠水之味如此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此苟使淄澠旣合而爲一器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淄別其半以爲澠則雖易身亦有所不能以是知此二說其失一也故鄭漁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 謹按孔穎達正義蘇軾書傳皆主孔安國並流之說而謂辨其清濁別其

味林之奇駁之最爲得理

宋傅寅滎澤辨濟旣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旣多而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爲勝河自積石以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歷華陰而東行又有伊洛等水會之其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沈水自北而來勢銳而流捷衝河衡渡固當時所有之事也然其入河而

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概則濟耳 謹按傳寅蓋主程
大昌之說未知水勢胡渭云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
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
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
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
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 見禹貢
錐指 渭之言雖
非專闢寅而水勢之自然寅說不攻而自破且如寅說會
河之水既多則河勢益強河益強則濟益弱而謂濟勢銳
流捷能衝河衡渡有是理乎

元王天與尚書纂傳按孔氏截河之說程氏河溢之說皆
非是惟蔡氏說當就以經證之溢與出字皆特見之例惟

其自中而滿故不如荷澤被孟豬之被而有溢之名惟其
由伏而見故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
屋之下既見而伏濟源之西平地復見在河北既爾何獨
溢出于滎而不然二也又濟河兗州至爾雅猶有濟南曰
兗州之稱至呂氏春秋猶有濟河間曰兗州之稱使其下
流至兗者非沈濟自來之濟則累代相傳豈其以無源之
水名兗疆域三也 謹按天與書出於蔡沈集傳後故兼
闢程大昌而獨主蔡說

元吳澄書纂言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
爲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
處 謹按澄說解溢字最確正與漢書地理志所云濟水

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相合蓋溢卽
軼自中而滿卽軼出地中也胡渭亦云秦澤之水有上源
與鹽澤相似但至此渟而不流人識其爲潛行地下耳滎
澤則異于是其水似井泉自中而滿不可指一路爲源故
吳幼清云無來處也

胡渭禹貢錐指詩大雅觶沸檻泉維其深矣傳云檻泉正
出涌出也李巡注爾雅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春秋公
羊傳昭公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潰泉潰泉者直泉也
直泉者涌泉也此皆水之溢出地中而無上流來處者阿
井鈞突其類也又有一切證爾雅漢大出尾下注云今河
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曰

漢馮翊郃陽縣復有漢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渚
上又有一漢之原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
種稻呼其本出處爲漢魁此是也尾猶底也愚按三漢地
下潛通隨竇涌出正與濟水相似 謹按胡渭確主軼出
地中之說其引證汾陰馮翊三漢潛通涌出理更昭晷
合

元陳櫟書集傳纂疏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
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以此驗之則
濟水性下固能伏地而出爲滎程泰之謂溢爲滎非濟溢
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
河遂爲枯瀆濟之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

千古一大快哉。謹按自孔傳以後截流伏地其說糾紛者蓋以河水屢遷侵奪壅遏累代不定益滋岐說方回陳櫟在元時河徙而南之後遂得確指其迹今河之與濟相距愈遠截然不混濟不必與河並流而軼更彰明較著矣。御製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志所謂卽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

明鄭曉曰濟水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謹按此確指濟水伏見之數與其地者。

顧祖禹方輿紀要三伏三見之說出於近代自孔鄭諸家

以迄於宋世諸儒未有主此說者蓋發源之處或有伏見
之分入河而後未嘗伏而復出也 謹按祖禹不主三伏
三見之說然又以爲發源或有則仍未能以爲非也特不
泥其定處與定數耳

蔡沈書傳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
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
於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
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
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
泉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

泉今齊人皆謂嘗有棄糲於黑水之澗者而見之於此蓋
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
之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
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
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
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
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
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疾蓋
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
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謹按沈主伏見之
說而不實指三伏三見其所指趵突泉阿井至今不易蓋
故時濟水所經之道隨地皆泉卽隨地皆濟益足爲無定

數無定處之證

胡渭禹貢錐指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於近世之俗學殊不可信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爲三伏出曹濮間爲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爲伏羲有未安耳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爲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爲趵突旁溢十數泉蔡沈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

縣南平地新奠縣濠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
河南密邇滎澤尤爲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
流遇空竇卽便涌出故一見於滎澤再見於陶邱不必以
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並秦澤東邱數之爲三伏三見
也 謹按胡渭所指三伏三見復與鄭曉之說不同差有
據然終歸於無定處定數劇爲通論

御製

宋樂史所云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滑
曹鄆青以入于海者也

杜佑通典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此水枯涸水但入河
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敘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此不
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爲名者皆命
名不審 謹按自佑有此說後世遂謂濟之一瀆不可復

考程大昌所以有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之作也

宋黃度尙書說杜佑通典力詆桑欽以爲濟瀆已斷濟水與禹貢不同爲謬何如曰非也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皆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於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佑言爲過 謹按黃度直闕杜佑之說以上追禹貢之舊洵爲有識

宋程大昌禹貢論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於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入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嘗考之古史兵師糧餉所經及詢之今日曾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然則滎澤雖流塞其源固未嘗竭佑何以概言

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互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
脈豈以一濟溢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闕
長可以該他水而達於海故得爲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
州之水循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
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

樂史曰荷汾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
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
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考也堯豫之境凡水自南
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荷汶顧荷汶特其大而可
數者爾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荷汶則其
要會也陶邱以東適與荷會而遂分派會泗水以注于淮

者濟之注河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荷汶故流水嘗竭減又濟率並河行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爲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古今常通則酈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流沒之以爲無有雖其所考荷汶最爲精要亦並沒而不言豈其得實哉夫桑氏之失旣引他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爲指南也今而若此且並與禹貢無考矣 謹按大昌主河濟並流之說未爲得理然此所指濟之分派正派以實南北清河爲濟之證則確不可易足以

鍼杜佑之膏肓發樂史之墨守矣

顧祖禹川瀆異同杜佑曰今自東平以東有水流經濟南
淄川北海界中入海者謂之清河蓋汶水荷澤之合流非
古時之濟水也夫濟爲四瀆之一自昔推爲九州大川而
湮沒無徵莫甚何歟 謹按祖禹確以大清河爲濟故闢

杜佑清河非古濟之謬

說見下

且如佑言汶水荷澤之合流

則禹貢明云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矣非濟而何

顧祖禹方輿紀要今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平州西
安山牖又西北與運河分流逕東阿縣西伏折而東北逕
東阿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長清縣北齊河縣東
又北逕歷城縣北而東北會于灤水又北逕臨邑縣東又

東北逕濟陽縣南又北逕齊東縣北又東北逕武定州南
又東逕清成縣北及濱州之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至高
苑縣北又北逕利津縣東而東北入于海繇安山牖而下
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于寧陽縣北築堦城壩遏汶
水入洸以通運河永樂中又于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道
汶水入會通河今之大清河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
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
以南東岸有減水閘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卽濟水之故道
說者謂大清河南古濟而今汶者也夫濟流雖與古異然
今東平厯下諸泉皆入大清河則仍爲濟水溢流不得全
謂之汶水矣 謹按祖禹所臚乃今大清河全勢脈絡井

然愈足證大清河之爲濟而杜佑之說誠無足信矣

于欽齊乘入濟之汶卽今大清河于慎行筆塵大清河第
得汶之首尾實以東平諸泉由濟故瀆入海 謹按二于

皆山東人皆實指大清河爲濟

胡渭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
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界
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謹按此以今輿地印證
禹貢濟水故道所謂本然之形勢也

御製淮源記

今歲豫旱於春夏荆歙旱於夏秋因循淮水弱而清口淤旣而
豫得雨于夏末則更黃水盛而清口有倒灌之患其閒晝夜卜

度往來疇咨蓋不可屈指數矣

今歲春夏以來東南雨澤愆期淮水微弱以致清口淤淺無錫

一帶河水乾涸糧船挽運維艱河漕諸臣辨理竭蹶再四馳詢旋命大學士阿桂前往會勘並諭引黃水以送今歲重運及回

空之船蓄清水以俟明春開放濟運北上晝夜懸厪申諭不避辭多矣

因思淮之弱必其源之微

或有沙石壅塞以致遏其流乎其時撫臣畢沅以辦理賑恤事

宜不能分身往則命布政使江蘭往致禱淮瀆祠且相其源之

形勢既而江蘭奏淮瀆故有祠更有禹廟並得三大井于禹廟

東引歸正河遂成巨川因其圖貼說呈覽

江蘭奏查勘淮源至桐柏山下據鄉耆稱

禹廟前有井乃淮源所出因履勘至廟東里許沙土壅起微露

砌石基址試挖至三尺許有三大泉湧出當即淘濬引歸河身

下流旋即加長復沿流下勘至信陽正陽等各州縣抵江南境

長五百八十餘里寬二三十丈深三四尺不等與一統志稱淮

水伏流數里湧起三泉濬為井之語相合云云朕批摺云案其

圖上疑更有源汝何未至其處並於圖中點出更馳諭畢沅前

往詳悉朕觀其圖溪礮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即真

履勘

履勘

册觀其圖溪礪縈繆山林深秀所謂三泉者未必卽真

源也其時賑恤章程已定迺命撫臣畢沅親往以窮其實茲畢

沅親至胎簪山山頂遂得真淮源具圖以來

據畢沅奏胎簪山乃桐柏之中峰循

山麓南上約十六七里見水一泓土人指爲淮水之源稱曰淮池恐初源尚不在此因延緣細徑而上道路益險十餘里始至山頂有大石盤陀廣十餘畝石旁凹處成潭徑丈許泉從石間出深尺餘遂飭從人汲乾積水旋涸旋盈其爲淮瀆真源似無

疑義等語

于是導淮自桐柏之言始信蓋胎簪卽桐柏之中峰桑欽

水經非誣也酈道元注以爲淮澧同源西流爲澧東流爲淮則

今之分水嶺實在胎簪峰下按圖可求淮澧分流此又一證也

夫天下之理豈易窮哉若據江蘭之奏定三井爲淮源則胎簪

之真源湮矣然弗湮也桑欽酈道元之語固在也今偶湮之而

後世必有執水經注以笑我君臣之不讀書者茲不惟喜瀆源

之得真更以佳古人之用心勤而千載之下必有相知之人也

江蘭向在部中爲能馳馬耐辛苦之能員是以屢陞用之今職而於登峰造極跋涉以求得真源乃讓身軀孱弱佔畢之儒臣斯則在立心之堅定與不堅定及讀書與不讀書之分耳既記其顛末並以嘉畢沅也沅其勉之

御製廣陵濤疆域辨

枚乘七發觀濤廣陵之曲江註云廣陵國屬吳自是詠潮數典者概舉廣陵而於其封域則姑舍而未詳酈道元水經注於漸江引海水逆流江水上潮似神而非爲江流兩山間濤來高大之据亦不定云廣陵所屬自元時錢惟善試羅剎江賦始云惟羅剎之巨江實發源於太末人皆知此語始自惟善而不知惟善實祖元稹爲問西州羅剎岸濤頭衝突近何如之句於是以

浙江爲曲江而浙江潮廣陵潮遂溷而爲一矣夫乘漢人也其
舉方域不能違漢制攷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
十一年更屬吳所治廣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而錢塘在當時
爲餘杭隸會稽郡雖顏師古注有景帝四年屬江都之文劉敞
駁其非是敞長於考訂其說必有可信則會稽之不屬廣陵明
甚然以今日濤形論之揚子之潮雖亦應朝夕期候若七發所
侔揣刻劃目爲似神者固究於浙江之潮爲近然其理又實有
不可強爲比附者卽以乘所云弭節伍子之山通薦胥母之場
而言不特越絕書所云旦食於組山晝遊於胥母其文與姑胥
之臺相屬卽胥山之見於史記及吳越春秋者注一以爲在吳
縣西四十里一以爲在太湖邊皆不出今蘇州境於揚於杭又

皆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固不能遠踰吳松以通潮汐具區雖連互數郡而去海遠甚浙江之濤又安能指數百里外之湖濱而弭且厲哉是乘之言已不免自相矛盾矣蓋七發之作不過文人託事抒藻之爲如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又唐李紳詩云揚州郭裏見潮生而蔡寬夫詩話亦以爲潤州大江與揚子橋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洲疑曩時大江之潮揚州固嘗見之又何必以文人怪異詭觀之辭本無確據而拘墟享帚定以廣陵古國屬之餘杭抑亦刻舟膠柱之甚矣

臣等伏見

御製廣陵濤疆域辨考据精博思力高健實足以破羣書之疑

而乃

聖懷沖挹爰

命

臣等看詳

臣

等學識淺陋何能仰贊

高深憶

臣

等少時讀書至枚乘七發所稱觀濤廣陵之曲江一

語心竊疑之夫廣陵之名始於周顯王三十五年楚并越

置廣陵縣秦屬九江漢屬荆楚既而屬吳景帝四年爲江

都國元狩六年爲廣陵國是廣陵歷楚至漢不易也而秦

之會稽郡兼有吳越之地漢時雖亦同屬荆楚然景帝四

年以後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廣陵並得鄣郡而

不得吳則漢之廣陵國疆域不能至吳明甚既不能至吳

豈能越二郡而兼有會稽之錢唐乘乃漢人以漢地證漢

文其非錢唐之潮而爲廣陵自有其濤審矣乘何以云廣陵之曲江耶按水經注浙江逕錢唐定已諸山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二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此與枚乘所言濤之情狀相似蓋本七發爲注故於岷江條下語不及濤或酈道元泥於乘語耳至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地皆在吳然吳錄所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是猶未至錢唐而闔閩之旦食組山晝遊胥母與鷓陂石城長洲並稱則實近蘇之地而錢唐之濤亦不能至也再如篇內南山朱汜藉藉之口諸地名今亦未能確指其處文人之筆縱其所之無乎不可誠如

聖論况楚太子吳客問答原與子虛亡是相匹不足深泥而廣
陵之曲江五字終難強合竊謂江皆有潮非獨浙江潮之
壯卽不如浙何妨鋪張揚厲以作文瀾乘七發內似此者
甚多豈能一一求其指實臣等惟有咏歎

鴻文莫能妄置一喙臣莊有恭臣于敏中臣錢汝誠臣李因培

恭跋

臣謹案是書卷首有臣紀昀等校語云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抉摘舛謬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
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是當時傳本實以

純廟御製文冠首今江蘇福建流傳倣刻

武英殿聚珍板本及它省續行繙本不知卷首何以皆闕臣

謹從

御製文二集中錄熱河考灤源考證二篇敬刊簡端以待元本
高宗皇帝聖學淵深於輿地辨析尤精爲前古所未有

御製集中開新河記編輯河源紀略諭河源按語河源簡明語
天竺五印度考訛陽關考濟水考淮源記廣陵濤疆域
辨諸篇傳正決疑於考訂班酈二書裨益宏遠一併敬
謹錄刊昭示千古準的云爾光緒十八年七月初國子
監祭酒江蘇學政臣王先謙恭跋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

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埠校本行世其文與杜佑
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又多意爲改竄
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
雖多割裂而按目稽覈全文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既
有異同且載道元自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
錄入茲經館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
訂其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竝爲補正以數百年
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
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真卻以殘山將賸水竟如合

浦與延津笑他割裂審無術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分析破碎殊無體例是書亦其

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

鄺道元仕於北魏雖曾出使關中而足跡未嘗

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即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

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為考訂祇據傳聞所及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盤也

古今略異究堪循悉心

編纂誠宜獎觸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

功人

...

...

...

...

...

...

臣等謹按韻排大典披沙尙有遺金

敕選殘編入圃無非積玉彙萬種而先雕梨棗允羅散帙之精
建一議而特異泥鉛爰

錫聚珍之號天下文章在此古今祕奧如斯沾膏馥於藝林幸
獲書探四庫廣風聲於寰宇還期家擁百城惟

皇帝化倬雲章

恩頒瓊籍牙籤錯落東南五省之榮緇軸流傳文獻三吳之幸
用敬鑄於匠氏乍發新硎旋恭誦於儒流儼陳古鼎昔分
今合還廬山面目之眞後得先迷想赤水離朱之幻

聖學恢如滄海獨匯源流文光映遍南天羣羅星斗從此靈威
舊洞無須求蝌蚪奇書竝教文選名樓不得擅琳瑯古藻

臣等校讎竊預涯涘未窺簡末署名曷勝榮幸兩江總督

臣薩載江蘇巡撫臣閔鶚元安徽巡撫臣書麟江蘇學政

臣謝墉安徽學政臣葉觀國江寧布政使臣劉增蘇州布

政使臣李慶棻安徽布政使臣陳步瀛江蘇按察使臣覺

羅琅玕安徽按察使臣福寧同拜手稽首恭紀

督刊蘇州府知府臣胡世銓

試用知縣臣郭良義

校字吳縣教諭臣陸鴻繡

承刊蘇州府學生員臣張鶴翥

吳縣學生員臣陳鳳喈

上海縣學生員臣黃炳章

上海縣學生員 黃炳章

寶山縣學生員 臣 陸惟軾

酈道元水經注原序

序曰

盧文弨羣書拾補用武進臧氏所得絳雲樓宋本校無序曰二字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

微于北方而為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

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

盧本無兩所字

及其氣流屈石精薄

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

淵冲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

盧本作經拾補云大典作記今從臧本

著山海周

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

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

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

盧本作蹟拾補云大典作蹟余疑是蹟字今見臧本果然

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

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

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

盧本作反三拾補云大典

作三反當由習讀論語者改之今從臧本對上訪一知二較整

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

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

管闕天歷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

述

盧本作注拾補云大典作述今從臧本

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

相屬東歸于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

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

在記注之限但緜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

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

拾補云疑是賈字

或亂流而攝詭

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

拾補云書中亦每以奇為岐

洞湍決復

拾補云新

本多加水旁作復舊本止作復字故不從新本

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

止作復字故不從新本 跋新本 燈修貫系果十一經選位 或莫

言輕流細濛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虛本有耳字拾補云
大典無耳字臧本有

取其好者之屬

大興縣石印本不備
蘇本自耳中自海流

得不似蓋關取此液以辨其本體謂其好者

言彈氣味氣固難辨矣五石印本固與蘇本

水經注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一

河水

卷二

河水

卷三

河水

卷四

河水

卷五

河水

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過水

晉水

湛水

卷七

濟水

卷八

濟水

卷九

清水

沁水

淇水

蕩水

洹水

卷十

濁漳水

清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滹水

卷十二

聖水

巨馬水

卷十三

灤水

卷十四

水音
濕餘水

沾河

鮑邱水

濡水

大遼水

小遼水

溟水

卷十五

洛水

伊水

灑水

澗水

卷十六

穀水

甘水

漆水

滄水

沮水

卷十七

渭水

卷十八

渭水

卷十九

渭水

卷二十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汝水

卷二十二

水首
八
潁水

洧水

澗水

澮水

渠

卷二十三

陰溝水

坂水

獲水

卷二十四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洙水

巨洋水

溜水

汶水

澠水

膠水

卷二十七

沔水

卷二十八

沔水

卷二十九

沔水

潛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淮水

卷三十一

濯水

涪水

瀾水

濯水

瀕水

濩水

湏水

卷三十二

澆水

蘄水

決水

泚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涪水

卷三十三

江水

卷三十四

江水

卷三十五

江水

卷三十六

青衣水

若水

延江水

溫水

卷三十七

淹水

夷水

澧水

水首

桓水

沫水

存水

葉榆河

油水

沅水

浪水

卷三十八

資水

漣水

湘水

灑水

溱水

卷三十九

涯水

深水

鍾水

耒水

洙水

澆水

瀏水

澗水

贛水

廬江水

卷四十

漸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臣等謹按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崇文總目稱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所引滹沱水涇水洛水皆不見于今書然今書仍作四十卷疑後人分析以足原數也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埠所校盛行於世而舛謬亦復相仍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

水名逐條參校非惟字句之訛層出疊見其中脫簡有自
數十字至四百餘字者其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亦惟
永樂大典僅存蓋當時所據猶屬宋槧善本也謹排比原
文與近本鉤稽校勘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
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
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三四百年之疑實一旦曠
若發蒙是皆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祕響然竝臻遂使前代
遺編幸逢

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攜呵以待

聖朝而出者是亦曠世之一遇矣至于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

水首
三
清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
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
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
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
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于下方至塞外羣
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蹟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藏
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甚至以浙
江妄合姚江尤爲傳聞失實自我

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擘足永訂
千秋耳食沿訛謹錄弁簡端永昭定論又水經作者唐書

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道元原序知竝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爾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舉人臣戴震

今日蘇好也

文照無以情注善數亦欲其無其之奔神其意二十八

大群三國都人今時辭散示氣神賦故無樂衣之

雖與非其相離本神平無皆靈符曰故能明未及言力

無前此假志不曰本盤覆其崇本神中無其美之深其

限曰其然然既同嘗自定其與山其文與其衣也地代

予久聞仁和趙誠夫先生有釋水經注一書惜未之見昨春移節大梁適先生子載元官是方以屬吏進謁言次及之載元知隄防宣泄之宜能世其家學予既以其治績奏于朝擢守歸德今年夏謀鉞先生是書請序于予予始得受而讀之見其抉擇之詳明徵引之該覈有升菴之博而無其不可信有中尉之勤而去其不必疑洵謂有是書以來不可少之撰述矣予服官數十年頗畱意地理之學以爲有裨于民生實事自癸卯歲校刻山海經畢卽欲疏是書是時幕下之士如邵錢洪孫諸子皆足以襄予編校之役數年以來已十得其三四今觀先生是書條剖縷析遠引博證有先得我心者亦或粗有知解可佐先生之不逮者略列數條于後備讀是書者之采擇焉大遼水下云遼

東屬國首曰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目予以十三州志校之知舊本今本皆誤刊三字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故交黎交黎前漢志屬遼西爲東海都尉治矣則知水經注昌遼之遼亦沿續志而誤也洛水下引劉昭注云周無司隸當爲司寇予按秋官司寇下有司隸鄭康成注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屬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郡縣則司隸之設實本于周劉昭之說未可據矣潁水下云固始卽固陵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卽此予考固始之置在後漢建武二年高祖時尙無固始之名知晉灼注誤也惟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邱西北四十二里以今道里計之陳州府城西北三十里有固陵諸地志皆云卽漢高追項羽處知與固始非一地矣洧水下云

鄭伯克段之鄆在潁川不在陳畱今考杜預是說趙匡集傳首
疑之而改鄆字爲鄆予以爲趙說亦非也惟陳畱僞縣爲得矣
廩延至僞旣爲順道又渡河奔共亦便若南至潁川之鄆陵旣
無由北渡河若改從河南之鄆聚又嫌無別據仲援之言斯不
易矣贛水下云豫章郡有豫章縣蓋復漢之舊今考道元云循
水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則晉志仍
作豫章縣爲誤又沈志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
要字係西字之訛杜佑通典吳置新安縣晉更名豫寧新安亦
西安之誤至云漢郡不當有淮陽晉志不聞有長樂今考漢紀
高后八年淮陽王武以非子誅至宣帝元康三年始以封子憲
中間闊絕百十有餘年其地爲淮陽郡可知晉書太康五年改

安平爲長樂國封安平王孚曾孫祐爲王十年割武遂武邑觀
津三縣爲武邑國以封南宮王承惠帝時承薨無後省還長樂
國是長樂國之置志雖不詳而著于紀傳又盼盼可識矣又有
可引伸先生之說者潁水下云潁潁音同而字近今考道元之
說云潁水時人謂之敕水而高誘淮南王書注云潁讀如燕人
強秦言敕同也是潁潁二字皆讀如敕元和郡縣志云大驪山
潁水源出于此太平寰宇記大驪山潁水源出于此是潁潁二
字古通疑叔重二水爲複載否或徐鉉等增入如葑之誤敕葑
之誤菰字皆重出非許氏之舊矣流水下云改傅陽作偃陽今
考漢書地理志楚國傅陽故偃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福
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注云妘姓卽偃陽子是偃福傅輔皆以音

同而轉也沔水下引左傳云及鄢亂次以濟淇水經典釋文淇誤作其子按淇水卽沔水道元云沔水與夷水亂流東出謂之淇水沔淇音同傳寫誤耳凡此數條以迄邵子證南江入海之道錢子爲漢水兩源之釋洪子辨荊州浸之澁水孫子疏京兆尹之漕渠均足爲是書之證佐發前人所未發矣予又嘗疑唐宋諸人所引水經注不盡出于道元蓋郭璞三卷之著杜佑以爲疏略則必嘗親見之卽如李唐一朝陸禋旣曾續水經李吉甫又嘗刪水經矣以是推之注水經者不止道元一人則諸書所引之水經注亦不必均據酈書以校其同異曾厯詢爲地理之學者頗以爲然惜不及先生在時竝堇浦謝山諸前輩一決之爲憾也總之道元之注足以證經史之闕遺而先生是書又

足以補道元之訛漏經不可無注注又不可無釋斷斷然也序
是書畢適奉

命兼督兩湖于先生所疑之東條大別又將以目驗之庶幾其
有一得附先生是書以傳也

乾隆丙午八月既望鎮洋畢沅書于大梁使院

安定君之注水經雖其于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于陂塘隄堰之屬固有有用之書也乃以過于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據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兗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于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爲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虜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小失乎哉然卽其所幸存者脫文訛字展轉沿褫蔡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造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

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
 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
 閻百詩五君子慨然于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以通之
 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
 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為是書之疏而
 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證或以洮水為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為
 澠水宛溪或以灑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
 在洞庭而託之許叔重之說東樵宛溪斯其過皆不小甚矣稽古之
 難也杭有趙君東潛者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
 東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
 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裒然成編五君

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屑者俛首下風
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
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
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
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睠懷世學不禁慚赧而東潛
尊爨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爲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
毛齒革君之餘也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焉謝山全
祖望序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盈天地之間數物有萬而物莫不始於一說文部敘始一終亥
徐楚金曰一天地之始也一氣之化也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
五行之次惟水最先此易數與箕疇牙相發也故水浮天而載
地元氣之布濩筋脈之流通昔賢撰述尊之曰經酈氏條分詮
之曰注審其遠近之端詳其小大之勢于是源流之徑趣歸宿
之殊區所謂經水枝水川水者百世悠悠如指諸掌唐六典云
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五十九蓋若是之夥也觀夫善長之爲人
志氣剛毅故起例謹嚴博覽羣書故馳詞絢發以視江左諸公
習尙浮華競誇雕組殆羞與絳灌爲伍矣後之職志方輿者如
李宏憲樂子正王正仲之流莫不掇其菁英奉爲著蔡其間缺
失五卷始記于崇文總目暨宋南渡中原文獻或失其傳學士

大夫罕言其義雖嘗補于元刊于明日月寢久訛舛實多南州
朱鬱儀中尉起而箋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
爲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爲之釋釋之
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弼鄴亭之違也錄取片長便成佳證
助之張目足爲快心若夫箋有繆鑿則削而投之所遺漏則補
之別爲刊誤不欲屨入卷中惑人視聽間關歲月始勒成編余
因思水之爲道也由人之治與不治耳治之則爲利甚溥不治
則爲患甚鉅而是書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
洛水警予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
于宗社澤被于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
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絕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塙

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且夫
李冰之平濶崖楊渙之開石牛周君光瀧水之勳張景明漳河
之績載籍書之于今爲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顛末橫肆譏評鹵
莽滅裂斯已過矣嗚呼八枝代絕九晝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
黃二渠不醜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若乃
絺章繪句躡影希聲規索枕中之祕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
吾無取焉

乾隆十九年仲冬上旬東潛趙一清述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漢書卷之九十四上

水經注原序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于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畱
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竝矣是以達者
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
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
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
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
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中洞湍決復音纏絡枝煩條
貫系夥十二經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
見之心備陳輦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

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矜求其尋省之易

下俱闕

此是酈亭原本孫潛夫從柳大中鈔本錄得惜其失亡已大半矣然吉光片羽要爲天下至寶而自篇首至其鴻深也詹氏小辨能舉之則在明中葉此序未亡可知而楊用修黃勉之二家刻書反遺之何也昔義門何氏最稱博覽深以不見此序爲憾僅從玉海摘取大禹記著數語而云必得宋本乃爲全篇則予今日之獲較之先正不旣多乎東潛邨民識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楊氏

慎

刊本

升庵自序別刊水經三卷又其孫宗吾刻節錄水經注碑目一帙

黃氏

省曾

刊本

五嶽山人自序嘉靖甲午年刊

歸氏

有光

本

太僕家藏舊鈔何義門曾見之

柳氏

僉

本

字大中吳人正德年舊鈔藏洞庭葉石君家

趙氏

琦美

三校本

清常道人常熟人脈望館藏書最富一校於萬曆丙午年一萬曆己酉年正月

二十七日訖四月七日一萬曆庚辰年二月十三日盡是年十二月五日畢工孫潛夫稱爲趙氏三校本最佳本也

吳氏

瑄

刊本

字中行歙人萬曆乙酉年刊

朱氏

之臣

本

字無易蜀人引辛氏三秦記補渭水篇神女唾瘡事義門稱之

周氏

嬰

本

字方叔莆田人著析酈見卮林

趙本參校諸家

陳氏 仁錫 刊本 萬曆中明卿更校刊之

鍾氏 惺 譚氏 元春 刊本 竟陵鍾伯敬譚友夏合共評點

全氏 雙韭山房 舊校本 鄞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敘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敘之從孫吾騏

字北翁三世校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

錢氏 曾本 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蓋宋槧本也

黃氏 宗義 刪本 梨洲嘗盡刪酈注之無豫于水經者蓋欲復唐李氏刪水經十卷之舊而未成有今

水經行于世

孫氏 潛 再校本 字潛夫一字節菴又字知節君又字蔽園吳人用柳趙影宋鈔本校過

顧氏 炎武 本 亭林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昌平山水記辨正水經注極多義門云丙子九

月二十四日得見先生改正者又改定二十餘字

顧氏 祖禹 本 宛溪著讀史方輿紀要引水經注多所補正

水經注多所補正

閻氏 若璩 **本** 太原閻百詩著古文尙書疏證潛邱劄記援引水經注精義多前人所未發

黃氏 儀 **本** 崑山黃子鴻曾依酈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割正

渭水篇胡朏明禹貢錐指從之辨誤
今是書歸于新城王氏池北書庫

劉氏 獻廷 **本** 廣陽劉繼莊一字伯莊與黃子鴻友善同客崑山徐大司寇家與修一統志稿作楚水圖

記又欲作水經注疏而未就存其說於
雜記蓋北方之學者全謝山爲之傳

胡氏 渭 **本** 德清胡朏明一字東樵著禹貢錐指悉本水經注援古證今渭水河水二篇是其釐定

姜氏 宸英 **本** 西溟手自校定全謝山家有之

何氏 焯 **再校本** 義門中吳名士生當文盛之日耆儒宿學風流未泯入官翰林多觀古圖籍世以博洽推之故其勘定諸書頗可依據自記于康熙甲戌八月初十日始校是書夜以繼日至九月十三日卒業戊戌八月

月再跋其用力亦勤矣

力亦勤矣

沈氏 本 不詳何人見義門校本亦中吳之士

趙本參校諸家

沈氏 炳巽 本 字釋旃吳興人謝山引用最多

董氏 熈 本 字訥夫吳興人

項氏 細 本 歛人即用朱箋略加刪節

杭氏 世駿 本 里人杭堇浦編修手校朱箋

齊氏 召南 本 天台人字次風與堇浦謝山友善

全氏 祖望 七校本 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于篁菴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

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斯言也予深然之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臥病中忽悟其義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予子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艸園之西樓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

以上諸本子悉取之與明南州朱謀埠中尉箋相參證錄其長而舍其短第見聞有限頗懷生晚之歎觀者幸勿哂其陋

也古老傳言馮祭酒夢禎以經注混淆間用朱墨分句乙其
本惜未之見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北史本傳

酈範字世則

魏書本傳小名記祖

范陽涿鹿人也

魏書地形志范陽郡領涿縣有涿城巨馬水注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適縣東東南

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

帶巨川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可懷信為遊

神之勝處也春明夢餘錄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

居一統志酈亭在新安縣西北舊志今有酈村酈亭莊皆在縣

西北四十里畿輔通志紫泉在新城縣東北源出縣西北十五

里龍堂村至縣西十里合琉璃又南入白溝河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

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第四子

紀元彙考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丙申垂卒子寶立改永康以

元年魏拓跋皇始元年地形志濮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以

郡迎降

魏書帝紀道武帝皇始元年八月己亥大舉伐慕容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

道武

授兗州監軍

地形志兗州劉義隆治瑕邱魏因之魏書官氏志監軍從第三品中

父嵩天水太守

地形志秦州天水郡治上封按即前漢隴西郡之上邽縣也後漢屬天水郡師古曰邽音圭魏道武諱珪故改之官氏志上郡

太守第

四品 範太武帝給事東宮

魏書帝紀世祖太武皇帝諱燾延元元年立皇子晃為皇太子正平

元年薨諡曰景穆高宗即位
尊曰景穆皇帝廟號恭宗
太武踐阼按此文誤也魏書本傳是高宗踐阼考帝紀高

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乃太
武之嫡皇孫太武崩以皇孫即帝位改元興安
追錄先朝舊勳

賜爵永寧男地形志瀛州高陽郡領永寧縣官氏志開國縣男

階第五品以奉禮郎魏書本傳作治禮郎官氏志治禮郎從第
六品下蓋範先給事東宮至是始仕於朝奉遷

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為子官氏志開國為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司馬官氏志諸開府司馬從第四品中魏書列傳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元孫劉或徐州刺史辭安

都兗州刺史畢眾敬竝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
軍孔伯恭赴之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

軍上黨王屯於礪
礪為諸軍後繼
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魏書本傳慕容

白曜南征範為左司馬師次無鹽劉或戍主申纂憑城拒守議
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

淹雷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
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

其非意可一攻而剋之白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舒遲
民心固矣司馬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

於是卽夜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剋白曜將盡以其人爲軍實
範曰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
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
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也乃免之
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
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
矣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
曉之肥城果潰白曜目範於眾曰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
軍達升城劉彧太原太守房崇吉棄母妻東走彧青州刺史沈
文秀遣其寧朔將軍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
師赴之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桓
之累擁眾數萬勁甲堅城疆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
無患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
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旣進無所取退逼疆敵
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厯城平盤陽下梁鄒剋樂陵然
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
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
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剋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
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厯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
旣據東陽爲諸城根本多遣軍則厯城之固不立少遣眾則無
以懼敵心脫文秀還報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鄒諸
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

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慕容白曜傳劉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白曜攻纂于無鹽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蒞遣使內附而彧遣招慰復歸或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彧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士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憺公率眾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自瑕邱遣將軍長孫觀率騎入白馬耳關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邱進攻歷城乃爲書以喻之道固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固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竝而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乃徙二城民望于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

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又列傳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劉彧用爲兗州刺史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接應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于彧後慕容白曜旣剋升城引軍下厯城乃率大眾并力攻討長圍數日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輟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搃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而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又房天樂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任之宋書州郡志兗州刺史東平太守無鹽令漢舊縣青州刺史治臨淄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建二年移治厯城大明八年遷治東陽太原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

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山在太原祝阿又晉成帝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州并南兗今白曜傳云并州刺史房崇吉則并州之號尙存也魏書地形志兗州東平郡領無鹽兗州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劉義隆治瑕邱魏因之青州漢治臨淄司馬德宗治東陽魏因之齊州治歷城劉義隆置冀州皇興三年更名領東魏郡劉駿置治歷城東平原郡劉裕置梁鄒東清河郡劉裕置治盤陽城太原郡劉義隆置魏因之領太原縣治升城有麋溝垣城濟州東濟北郡領肥城前漢屬太山後漢屬濟北晉罷復屬治肥城按沈約志濟北郡領縣三蛇邱盧穀邱無肥城蓋縣廢而城存也水經注濟水右迤爲湄湖又東北逕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又東與湄溝合湄溝卽麋溝亦卽魏收志之麋溝垣苗城卽垣城矣又水經注灤水逕陰館縣故城西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此立平齊郡方輿紀要平齊城在山西大同府西二十里魏獻帝天安元年之明年改元皇興此天安字酈道元誤

遂表爲青州刺史

魏書本傳

記也魏收志無此郡縣蓋已廢省矣
 以撫新民地形志青州領郡七縣三十二齊郡領臨淄昌國益都盤陽平昌廣饒西安安平廣川北海郡領下密劇都昌平壽膠東樂安郡領千乘博昌安德般渤海郡領重合修長樂高陽郡領高陽新城鄆安次安平河間郡領阜城成平武垣樂成章武南皮樂陵郡領陽信樂陵厭次新樂濕沃官氏志上州刺史第三品中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青州當屬上中

進爵爲侯

官氏志開國縣侯第三品

加冠軍將軍

官氏志冠軍將軍從第三品

還爲尙書

右丞

魏書本傳遷尙書右丞官氏志尙書右丞從第四品蓋京朝官尊于外職也

後除平東將軍青

州刺史假范陽公

官氏志四平將軍第三品散公從第一品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者皆不得世襲

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蹀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

史武進云公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

牧全齊再祿營邱矣範笑答曰吾將謂卿必驗此夢後果如言

淄水注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又濁

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

謂之陽水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爲靈昔在宋世是水絕而復

流劉晃賦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卽

任未期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

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龍民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

竭踰三齡祈盡珪璧謁窮斯性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耄民河間

趙疑頌曰敷化未期元澤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郭欽

曰先政輟津我后通洋時鎮將官氏志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

但頌廣文繁難以具載將統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

庫皆鎮將主之但不治事故為重於刺史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覲州任有司

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略勿復懷疑

魏書本傳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

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覲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

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輯綏邊服稱朕意也還朝卒京師魏書本傳

年六諡曰穆子道元魏書本傳範五子道元在酷吏傳道元第

十二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為漢川行臺迎接降款

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出為正平太守

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十八贈後將軍平州

刺史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參軍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徒諮議參軍朴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凜于世不免飢寒晚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年六十三武定七年卒北史本傳範弟道峻子暉字幼和好學有

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爲行臺郎輝頗兼武用恆以功名自許每進計于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輝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爲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輝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介朱榮稱兵赴闕輝與元珍不從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陷域被害所作文章頗行于世撰慕容氏書不成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按道峻爲範子非其弟也道元兄弟五人其名皆以道字爲次道元死于陰槃驛有弟道某從疑卽道峻也故輝得爲之請贈道慎道約而外一則無聞範有弟曰神虎官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夔子輝則輝又非道峻之子未知何以舛錯乃爾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爲伯官氏志散侯從第二品散伯從第三品魏書本

傳太和中爲尚書主客郎中水經注水注余爲尚書祠部是也官氏志尚書郎中第六品**御史中尉李彪以**

道元執法清刻魏書本傳執法清勤**自太尉掾引爲書侍御史**官氏志開府掾屬從

第五品治書侍御史第六品此落治字魏書本傳有治字又列傳李煥字仲少與酈道元爲李彪所知**彪爲僕射**

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傳李彪字道固頓邱衛國人家世寒微高閭稱之於朝貴李

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軍駕還京遷御史中尉彪既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舉劾

遠近畏之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
理畱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李冲等意義乖異遂形于聲色殊無
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
後罪過乃于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按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
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
冕關東省宜感恩勵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遠傲矜勢
高亢公行潛逸坐輿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
傲然愚瞽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容臣輒集尚書以下令史以
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干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
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
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
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始南使之時見
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
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于侍筵之次啟
論于眾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
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讐非違
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雀懷懷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不才
輒亦尙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其
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
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
之威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于京師天下改目貪夫斂手臣時
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于臣云其威暴

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闕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書日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以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曲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畱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又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尙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尙書任城王澄竝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

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曠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慌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不能療或謂肝腸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官氏志四

鎮將軍加大者位次衛將軍從第二品又第二品將軍長史從第四品 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

討關中亦不至州按魏書外戚傳北史列傳皆不云于勁為冀州蓋失之 道元行事三年

為政嚴酷吏民畏之洧水注長社縣潁川郡治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蓋以長史行州事也 後試

守魯陽郡汝水注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地形志魯陽郡太和十一年置鎮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二年罷置

領縣二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應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官氏志中郡太守第五品下郡太守第六品魯陽郡當屬中

也下道元表立鬻序崇勸學校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

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

寇魏書蠻傳永平初東荊州表鬻二太守桓叔與前後招慰大陽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鎮東府長

史鄴道元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泚水注延昌中除東荊州刺史治泚陽故城按地形志東

荊州嘗為荊州後郡屬廣州永安中置治魯陽武定中陷徙治襄城以其別于荊州與北荊州故此加東也官氏志中州刺史

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東荊州亦屬中下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

峻請前刺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竝

坐免官魏書列傳寇字祖禮上谷人祖後為河南尹魏書本傳

讚南雍州刺史父臻宏農太守地形志河南郡太和中遷都為尹天平初改官氏志河南尹第三品周書趙肅傳魏正光五年元為河南尹辟肅為主簿明

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竝改為

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馳驛與

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法畱會諸鎮叛不果而還按此文有誤魏

書本傳肅宗以諸鎮竝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畱儲兵積粟以為兵備等立即

置立之誤法畱亦去畱之誤也魏書列傳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賊眾日甚吏部尚書元修義曰彊寇充斥事須

得討臣謂須得貴重鎮壓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
壞叛逆遣李崇令北鎮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于
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
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爲復略論此耳崇啟曰臣以六鎮幽垂
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州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
使誓教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
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
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
世于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
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太武五王列傳廣陽王建
閻子深字智遠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詔深爲北道大都
督受尙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邊
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
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乃
至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
任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
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往世房分畱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
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
在外皆聽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
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
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

官府政以賄立莫肯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
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
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尙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
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
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
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
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
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
策東西部勒之叛朝廷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鄴道元爲
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地形志朔
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爲鎮後改爲懷朔孝昌中改爲州
後陷領郡五縣十三大安郡領狄那捍殊廣寧郡領石門中川
神武郡領尖山殊頽太平郡領太平清永寧附化郡領附化
息澤五原廣收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鎮領郡三縣七始
昌郡領干門蘭泉忠義郡領葦池楊柳附恩郡領西涼利石化
政靈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孝昌中改郡縣闕按殊頽又曰
樹頽以水得名息澤當作恩澤廣收當作廣牧字之訛也志又
云蔚州寄治并州鄴縣則實改懷荒禦夷爲蔚州而二鎮又不
在鄴縣在鄴縣者特寄治之州孝昌以後恆代而北盡爲邱墟
故永安時諸州邑皆僑治非復太武所置之舊矣方輿紀要懷
朔城魏收曰本漢五原郡今榆林鎮故豐州也杜佑曰在朔州
北三百餘里後魏六鎮之一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如懷朔鎮又

如武川鎮如撫冥鎮復如柔元鎮胡氏以爲此六鎮自西徂東之次第也正始初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源懷出行北邊懷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儲積糧仗爲犬牙相救之勢使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南寇從之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畔其黨衛可孤圍武川鎮遂攻懷朔鎮既而武川陷懷朔亦潰孝昌中改置朔州併置大安郡其後荒廢以朔州寄治并州界武川城在大同府北塞外魏六鎮之一也北史魏主燾破蠕蠕列置降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爲六鎮曰武川曰撫冥曰懷朔曰懷荒曰柔元曰禦夷孝文太和八年高閭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又云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是六鎮皆在代都以北胡氏謂以千里計之六鎮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是也又十八年魏主如武川鎮景明四年使源懷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正光三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叛其黨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六年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陵兵杜佑曰後魏六鎮竝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其武川在白道中漢水上撫冥城胡氏曰當在武川柔元鎮間魏六鎮之一也宋元徽元年柔然侵魏柔元鎮二部勅勒應之魏太和十八年如撫冥鎮遂東至柔元鎮是也柔元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于延水東水經注柔元鎮在長川縣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孝昌初柔元鎮

人杜洛周反于上谷圍燕州鎮蓋與上谷接壤胡氏曰柔元鎮
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懷荒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魏六鎮
之一魏收志魏降高車時所置杜佑曰蔚州卽後魏時懷荒禦
夷鎮魏正光三年遣元孚諭柔然阿那瓌于柔元禦夷二鎮胡
氏曰懷荒城在柔元之東禦夷之西禦夷鎮城在保安右衛西
北所謂濡源之地也魏初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一居上谷之
北濡源之西自統之魏主燾始置禦夷鎮于濡源西北爲六鎮
之 卽此按六鎮莫詳于水經注以道元身歷其境嘗所經營
者具見本書魏世祖始置六鎮東西延互三千里西起薄骨律
東盡禦夷孝文時改易舊章故高閭以爲計六鎮東西不過千
里也是時六鎮西起武川東抵禦夷其長不過千里目顧宛溪
以太武置新人遂有六鎮之名考之魏書北史本紀竝無其事
蓋誤證也六鎮之名當起孝文之世然孝文紀太和十八年詔
六鎮及禦夷城人是禦夷又在六鎮之外不可曉也今爲銓次
薄骨律沃野二鎮如左水經注河水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在
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州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
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
以爲邑號故曰城爲白口驪韻轉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
水又東逕沃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漢書地理志北
地郡靈州縣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牧馬之所也水中可
居曰州此地河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
奇也二苑皆在北焉禹貢雖指元和志靈州理迴樂縣本漢富

平縣地縣枕黃河後魏刁癰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平西
 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獲其利又
 薄骨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
 六十里即後魏六鎮西頭第一鎮刁癰上表云臣鎮去沃野入
 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以今輿地言之河水又東
 北逕靈州所北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又北逕平羅所北又北
 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觀李吉
 甫所云沃野為六鎮西頭之第一則知自武川以至禦夷六鎮
 其中必有興廢之由而今不可考矣據杜君卿胡梅礪所指皆
 不數薄骨律沃野二鎮官氏志餘官雜號多同于晉朝晉書職
 官志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
 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又給事黃門持節第四品一代
 制度國勢強弱

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

魏書孝明帝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
 城反害行臺高謨一作自稱宋王年號天啟遣其子景仲歸

于蕭衍衍遣其將胡龍牙成景雋元略等率眾赴彭城詔祕書
 監安樂王鑒回師以討之道武七王列傳陽平王熙子臨淮王
 他他孫法僧為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尚
 書高謨反于彭城自稱尊號號天啟地形志徐州魏晉治彭城

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
官氏志侍中列曹
節度諸軍

尚書俱第三品

依僕射李平故事

魏書列傳蕭衍遣其將左遊擊將軍趙祖悅

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

軍至渦陽地志譙州南

譙郡領渦陽

武定六年置敗退道元追討多所斬獲

魏書孝明帝紀鑿于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

俘其眾既而不設備為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寮屬守令兵戍及城郭士女萬餘口南入道武七王列

傳大軍致討法僧攜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又明帝紀孝昌二年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于定州詔左光祿大夫長

孫穉為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都督河間王琛率將討之失利奔還詔免琛穉官爵列傳會鮮于修禮反

于中山以穉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穉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鄴道元為行臺穉遣子子裕奉表

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穉前到呼沱穉未欲戰而琛不從行

達五鹿為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與琛竝除名又崔孝芬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

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孝芬齎庫刀催令赴擣賊退而還按道元自渦陽還兵又與元琛同住裴邃之師後琛

別與長孫穉北討鮮于修禮雖有解罷穉之詔又命道元為行臺而琛與穉已為修禮所敗道元不與其事故本傳略之後

除御史中尉

魏書本傳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官氏志四安將軍第三品御史中尉從第三品

道元素

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

魏書神元

平文諸帝子孫列傳高涼王孤六世孫葦子子思字眾念為御

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于公事

不應送御史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

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

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餘人奉以周旋永曾暫廢府寺臺

省竝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

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鬻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

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

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便無準一按此即傳所謂不能有所

糾正聲望更損者也然道元固有鑒于李彪之禁止矣為臨洮

舉哀孝文子京兆王愉以反司州牧汝南王悅魏書孝文五王

誅追封臨洮王即其人也南王悅地形志司州太祖天興

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嬖近左右邱念常與臥起魏書

五王列傳悅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及選州官多由于念念嘗匿悅第時還其家

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道元

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道元

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道元

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北齊書宋遊道傳中尉酈道元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疾惡能討宋

遊道時雍州刺史蕭寶夤

魏書列傳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孝昌三年四月除使持節

都督雍涇岐南幽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

反狀稍

露

魏書列傳是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

朝廷頗亦疑阻

侍中城陽王徽

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城陽王長壽子鸞鸞子徽字顯順世宗時襲封

素

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

魏書本傳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蓋與徽同陷害之

又關右蕭寶夤傳作關中

寶夤慮道元圖己

魏書列傳寶夤謂密欲圖己彌以憂懼而長安輕薄之徒因相

說動又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

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臥疾于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

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湛聞之舉聲大哭徐謂儉曰為我自齊

王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

小兒輩計較辦有成理否湛恐荆棘必生庭闈願乞骸骨還鄉里寶夤素重之知不為己用聽還武功又楊椿出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詔以蕭寶夤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于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于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竝不信納及寶夤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謗

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
按蕭寶夤傳
圍道元于陰盤驛亭
地形志雍

州京兆郡領陰盤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寰宇記關西道雍州昭應縣即漢新豐之地陰盤故城漢舊縣屬安定後遇亂徙于此屬京兆是後魏太和九年移此額于泠水西戲水東以城之是也方輿紀要陰盤城在陝西臨潼縣東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理于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復移而東今昭應縣東三十二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有陰盤故城是也又有陰盤驛

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弟

道按史文闕一字以魏書及本史參驗當是道峻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

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按蕭寶夤傳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事

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官氏志吏部尚書上州刺史竝第三品安定縣男

地形志涇州安定郡領安定縣晉罷後復按道元先襲父封永安侯例降為伯至此別封安定蓋始封之君也官氏志開國縣

男第五品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

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魏書列傳高謙之專意經史與袁翻常景鄴道元之徒咸稱款舊按道元立身

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亂世而大節無虧即其持法嚴峻亦由拓跋朝淫汗闢宄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之酷吏傳耶恐素

與魏收嫌怨才名相軋故耶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

薄之按此亦仍魏書之舊而未經裁削者觀其有從死之弟則非不能篤睦可知子孝友襲

編之其有與及之其順進不其然然其然

明人無也必其思于余官也然以無不其然其然

出在勉而到其願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各舉以無交管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水經注釋目錄

卷一

河水一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
九千四百里一清按河自章武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
漳水篇胡朏明以濁漳即古徒駭河所行河去兩漳得擅
其流漢人指此為禹河然云過郡十六以水經考之河自
黎陽以上所過有金城河南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
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內凡十六郡黎
陽以下大河故瀆所經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
又六郡共二十二郡考禹河所過有魏郡廣平鉅鹿信都
勃海而無東郡清河平原是過郡二十一也又自章武東
出為逆河逕驪成至繁縣碣石山又過郡二右北平遼東
合計過郡二十三班固云過郡十六殊不可解自禹告成
之年下逮周齊桓之世九河已亡其八後數十歲為定王
五年己未當魯宣之七年而河遂東徙凡一千六百餘歲

卷二

河水二

卷三

河水三

卷四

河水四

卷五

河水五

漯水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于乘入海過郡三行干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縣桑鉞言漯水所

出

卷六

汾水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干二百里冀州廢

澮水

說文澮水出霍山西南入汾

涑水

續漢書郡國志聞喜邑有涑水一清按漢志莽改河東郡曰兆隊左邑曰兆亭兆即洮洮水即涑水也

文水

一清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作文谷水以此水出文谷也隋置文水縣因水受氏焉

原公水

一清按原公水即原過水出原過祠下者也

洞澗水

魏書地形志太原郡晉陽縣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沽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故曰

同過西
南入汾

晉水

漢志太原郡晉陽縣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

湛水

說文湛水豫章浸一清按章字誤也當作州

卷七

濟水

一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洸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

入海過郡九行
千八百四十里

卷八

濟水二

卷九

清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清河水出南

沁水

漢志上黨郡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

至懷州武德入河此云滎陽疑轉寫錯誤一清按水經用山經之文故主涅縣

淇水

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一清按道元以是文載于濁漳水注中淇水入白溝以

入清河而歸于海蓋曹公過之北注故清河口有淇河口之稱也

蕩水

漢志河內郡蕩陰縣蕩水東至內黃澤

洹水

說文洹水在齊魯間一清按齊字誤當作晉見本篇注引說文竝字林可證

卷十

濁漳水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闕駟曰濁漳即潞水為冀州浸

漢志上黨郡占縣大甗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品

清漳水

漢志上黨郡沾縣大甗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一清

按漢志所云則濁漳自鄴縣以下皆清漳之流也甗當作甗即要字邑成是阜成之訛

補

滏水

一清按魏都賦曰北臨漳滏是也

補

洛水

一清按說文洛水名初學記引水經注曰洛水一名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漢志涿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浸亦至范陽入涑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涑

也

滹水

漢志代郡靈邱縣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補

滹沱水

一清按漢志代郡鹵城縣滹池河東至參合入滹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是參戶之誤別下落河字河閒國弓高縣虓池別河首受虓池河東至平

舒入海是也從

河見濁漳水注

補 派水

一清按說文派水出雁門稜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初學記引本注派水南流所播為澤俗名天井淀明實

錄太僕少卿何棟言唐滋沙鴨四水由保定真定會于河開天津入海唐即澆水滋亦為大川沙即派河鴨河本名

鴨兒河即滹沱之漫流四水相敵派河雖不見漢志當據許氏之書補之

補

滋水

一清按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葦池水說文作白陘谷俗本漢書

誤也

卷十二

聖水

一清按聖水不見漢志其源惟記于古碑而桃水涿水垣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巨馬水

漢志代郡廣昌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

卷十三

灑水

漢志雁門郡陰館縣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音弋之反燕刺王

傳作台字一清按今誤本作濕字

依說文校正詳本卷灑餘水同

卷十四

灑餘水

漢志上谷郡軍都縣灑餘水東至路南入沽一清按此即溫字訛誤之始

沽水

漢志漁陽郡漁陽縣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鮑邱水

一清按鮑邱水出自戎方不見漢志而溷水溷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濡水

漢志漁陽郡白檀縣濡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漚音呼鴟反遼西郡肥如縣元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

一清按漚水道元注引地理志作濡水漚字誤也南入海陽當作南至海陽入海

遼水

漢志遼東郡望平縣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

小遼水

漢志元菟郡高句麗縣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

泚水

漢志樂浪郡泚水縣泚水西至增地入海說文泚水出樂浪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泚水縣

卷十五

洛水

漢志宏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

伊水 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二行四百五十里

瀍水 漢志河南郡穀成縣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

澗水 禹貢伊洛澗澗既入于河明四水之相敵也孔穎達正義以為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入河然所出之源既異

水之稱水經尚不并穀于澗而乃附三水于洛乎禹貢導水明云導洛自熊耳東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于河戰國時以河洛伊為三川張儀曰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秦以之置郡而周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說者謂

澗水于是始有穀水之稱穀即澗也觀此則安見三水之弱小于洛而僅僅附見也哉宋林少穎曰據伊瀍澗入于

洛而洛入于河禹貢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入江以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

小相敵也可謂先得我心矣三水宜並列于目故詳著焉善乎胡朏明之言曰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入洛瀍水

經河南故城東入洛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于王

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于此自河瀘

于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于此自河瀘

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塢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灑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灑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南而未至偃師也

卷十六

穀水

漢志宏農郡黽池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

甘水

續志河南尹河南縣有甘城劉昭補注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京相璠土地名曰甘水北入洛

漆水

漢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

澹水

說文澹水出京兆藍田入灞地形志京兆郡山北縣苦谷澹水出焉一清按漢志謂之沂水

瀘水

漢志北地郡直路縣沮水出東西人洛一清按沮水當依說文作瀘水側加切又說文是出西東入洛與

漢志異

補

洛水

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一清按周禮雍州浸曰渭洛

孔安國尚書傳雍州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導渭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說文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

夷界中東南入渭歸德屬北地郡許氏誤也然則班志所云入河者蓋由渭以達于河也此與出自熊耳會伊入河之洛截然不同

卷十七

渭水上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

里雍州寢

卷十八

渭水中

卷十九

渭水下

補

豐水

漢志右扶風鄠縣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入渭一清按禹貢漆沮既從豐水攸同詩大雅豐水東注維禹

之績豐亦入渭之大川也

補 涇水

漢志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一清按

說文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

山東南入渭離州之川也

補 納水

漢志右扶風汧縣芑水出西北東入涇雍州川一清按說文納水相入也師古曰納在豳

卷二十

漾水

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入漢師古曰字本作漾或作養又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

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丹水

漢志宏農郡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領山東至析入鈞

卷二十一

汝水

漢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

淮一清按潁川郡亦有定陵縣有東不羹城莽曰定城者也續志潁川有定陵而汝南無之其潁川之定陵云有東

不羹劉昭補注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蓋合前書二縣而一之

卷三十二

潁水

漢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荊州淺

洧水

漢志潁川郡陽城縣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過郡三行五百里

澠水

漢志河南郡密縣大騶山澠水所出南至臨潁入潁一清按說文澠與職切又有澠水亦出河南密縣東

入潁音與職切二水字形相近音聲又同似是一水而重出者

潛水

說文潛水出鄭國詩曰潛與洧方渙渙兮

渠水

漢志河南郡滎陽縣狼湯渠首受沛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一清按水經潛水下有渠水

即蕩蕩渠實大川也宜著于篇目善乎禹貢錐指之言曰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後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蕩蕩渠為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南為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蕩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蕩蕩渠其東導者為汜水至蒙縣為獲

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蕩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爲鴻溝
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爲百尺溝注
于潁水此卽班固所謂蕩蕩渠首受沛東南南至陳入潁者
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
謂之沙汭沙水所出又有睢水渦水睢水自陳畱縣首受
蕩蕩渠東南流至下相縣入泗渦水自扶溝縣首受蕩蕩
渠東南流至義城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于出河
之濟故言鴻溝者指此爲鴻溝言蕩蕩渠者指此爲蕩蕩
渠言汭水者指此爲汭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爲浚儀渠皆
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
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入激隄而其流遂斷
其言至爲明晰今陰溝坂睢瓠子諸水皆自爲一篇而渠
水無稱焉豈酈氏原書如是乎要爲後來之脫誤無疑也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

坂水

漢志河南郡滎陽縣卞水在西南說文坂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入于泗徐鉉曰今作汭非是

獲水

漢志梁國蒙縣獲水首受畱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一清按坂水雖亦至梁郡蒙

縣爲澠水自與出蒙縣北之獲水
源流有別今本篇目不具更列之

卷二十四

睢水 漢志陳留郡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取慮
入泗過郡四行千三百六十里又沛郡芒縣應劭曰

睢水
出焉

瓠子水 漢志陳留郡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沛東北至都關
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一清按濮渠即

瓠子
河

汶水 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毋西入沛又萊蕪縣原山禹
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一清按司馬彪

郡國志云萊蕪有原山潘水出劉昭補
注杜預曰汶水出然則潘水其異名乎

卷二十五

泗水 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
行千一百一十里又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

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一清按班固所云若二水者
及讀道元注濟水篇云乘氏無泗水乃蒗水方知泗字是

荷字之誤然則出卞者
是也入沛當作入沛

沂水 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
百里青州淹說文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一曰沂

水出泰山
蓋青州浸

洙水 一清按漢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至
蓋入池道元注以池為泗之誤說文云出臨樂山無

子字世本
目缺今補

卷二十六

洙水 漢志琅邪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
三行七百一十里青州浸師古曰術水即沐水

巨洋水 漢志琅邪郡朱虛縣凡山丹
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海

淄水 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
幽州淹又干乘郡博昌縣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

瀆幽
州淹

汶水 漢志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
維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朱虛

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
一清按此即所謂東汶非禹貢之汶也

濰水 漢志琅瑯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
行五百三十里兗州浸一清按北海郡有都昌縣昌

都字倒
互耳

膠水 漢志琅瑯郡却縣膠
水東至平度入海

卷二十七

沔水上 漢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
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一清按世本沔水分上

中下三篇今移下篇接上篇之末
省去中篇之目改爲上下二篇

卷二十八

沔水下

卷二十九

潛水 漢志巴郡宕渠縣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
江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瀕徐谷說文漢出爲潛

湍水

漢志宏農郡析縣黃水出黃谷
鞠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

均水

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育水南至順陽入
均水過郡二行六百里一清按育即均也宏農郡丹水

縣下作鈞師古曰
鈞亦水名也音均

粉水

太平寰宇記粉水出房陵縣北永林山一清按粉水
不見漢志即上粉縣亦莫能定為何時所置姑以樂
史所云
補之

白水

一清按此即漢志所謂蔡陽
白水鄉也春陵之封徙于此

泚水

漢志南陽郡泚陽縣應劭曰泚水東入蔡一清
按泚水今誤本漢書俱作泚當以水經汪正之

卷三十

淮水

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
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

卷三十一

澧水

漢志南陽郡魯陽縣魯山澧
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

涓水

漢志南陽郡酈縣育水出西北南入漢說文涓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沔或曰出酈山西

瀝水

漢志汝南郡瀝強縣應劭曰瀝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濯水

漢志汝南郡濯陽縣應劭曰濯水出吳房東入灑

瀨水

漢志南陽郡舞陰縣中陰山瀨水所出東至蔡入汝

水出南陽中陽山入潁

無水

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說文

無陰南陽之屬縣也

澗水

說文澗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

卷三十二

溲水

一清按漢志無溲水說文溲清深也亦不云是水名

蘄水

說文江夏有蘄春亭徐鉉曰按說文無蘄字他書亦無此篇下有蘄字注云江夏平春亭名疑相承誤重

出一字渠支切又說文芥从艸狝聲江夏平春有芥亭語斤切一清按江夏有蕲春縣晉改曰蕲陽是因蕲水得名不知鼎臣何以云爾

決水

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亦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一清按入淮之

淮卽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

泚水

漢志廬江郡濳縣泚山泚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

泄水

說文泄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入氏一清按全氏祖望曰洵波當是芍陂之誤又九江不聞有氏水蓋泄水

合泚水以入淮而或誤以爲入泚水經泚水篇云泄水從南來注之善長糾之曰泚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

耳又因泚訛而爲氏

肥水

漢志九江郡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一清按所謂夏水卽漢志沛郡城父縣

之夏肥水也然夏肥與肥隔淮南北仲瑗合而一之誤矣

施水

一清按施水合肥故縣有合肥之稱水經不溯其所出而曰亦從廣陽鄉東南入湖與全書義例多所未

補滁水

一清按說文滁水名唐六典七曰淮南道其大川有滁肥之水巢湖在焉是也

沮水

漢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

漳水

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夏水

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又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

之夏水

入江又江夏郡注引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一清按本篇注引仲

瑗語與孟堅南郡下分注合是文則又主

康成之說自相矛盾道元故起而糾正之

羌水

漢志隴西郡羌道縣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又廣漢郡甸氏道縣白水出徼外

東至葭萌入漢過郡

一行九百五十里

涪水

漢志廣漢郡剛氏道縣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六十九里

梓潼水

漢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一清按

據經文當
作梓潼水

涪水

一清按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無涪水其安陽縣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即涪水

也道元載于

沔水注中

卷三十三

江水上

漢志蜀郡湔氐道縣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一清按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

里又廬江郡尋陽縣九江在南皆東合大江禹貢錐指曰

今江水所過於漢為蜀郡犍為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

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又水經江水東逕宜昌

縣之流頭灘注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

紀云紀陟對司馬昭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

宜都也在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都入海

行萬餘里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

百三十里自夷陵至秦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江自松潘

至秦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秦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

計入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

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

卷三十四

江水中

卷三十五

江水下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澱一清按道元引此文在江水篇澱乃澱之

誤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也

桓水

漢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若水

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出徼外南至大犇入繩過郡二行千六百里

沫水

一清按即漢志蜀郡青衣縣之大渡水也又續志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劉昭補注引華陽國志曰有沫

水從邛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合郡下青衣水入大江

延江水

一清按延江水不見漢志而詳柯郡鬱縣之鬱水健為郡符縣之溫水黠水皆載入卷中又此下俗

本有沅酉水篇目卷中只有經文一句而酉水源流附見沅水注且南方之水無沅酉之名蓋是延江水注尾結語而誤以為經者今注

既改正竝削其目

存水

一清按漢志健為郡郁縣不云有水而鬱林郡定周縣水首受無斂據道元注似在郁縣為存水在定

周為周水也

溫水

漢志牂柯郡潭封縣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卷三十七

淹水

說文淹水出越嶲徼外東入若水

葉榆水

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在東

夷水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油水

漢志南郡高成縣泥山流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文油水出武陵孱陵

西東南
入江

澧水

漢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一清按據道元注特其支流入

沅

沅水

漢志牂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浪水

漢志武陵郡鐔成縣康谷水南入海一清按康谷水豈即浪水乎

卷三十八

資水

漢志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資水所出東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

漣水

一清按漣水不見漢志道元所謂資水之別是也

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鄴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又有灘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一清按班固但記灘水于零陵縣下耳初不云出陽

海山也道元不知以為湘灘同源此大謬也灘水乃牂柯江下流至秦史祿始通之于湘所謂靈渠者也見范成大

桂海虞
衡志

溱水 漢志桂陽郡臨武縣秦水東南至瀘陽入匯行七百里

卷三十九

匯水 漢志桂陽郡桂陽縣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一清按匯當依說文作滙云水出桂陽盧

聚山滙浦為桂水溱水經云過瀘陽縣出滙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注云溱水又南注于鬱而入海其言與班固

合應劭曰含滙滙水所出東北入沅道元起而糾正之說文滙浦下落關字

澗水 說文澗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从水寔聲一清按據水經當云西至營道入湘

鍾水 一清按鍾水水經有濯水之稱乃俗傳之誤亦即桂水也道元故特起而糾正之

耒水 漢志桂陽郡郴縣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

洙水 漢志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漉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漉水注湘

瀏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瀏水注湘

澗水 說文澗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

贛水 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入大江又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里一清按此即道

元注所云豫章水右會湖漢水者也

廬江水 漢志廬江郡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

卷四十

漸江水 漢志丹陽郡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一清按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又云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續志會稽郡山陰有浙江劉昭補注引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歙縣玉山

斤江水 漢志鬱林郡領方縣有斤員水

日南水 漢志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一清按今卷未有容容諸水注云右三十

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數與班志不合實即是水也當補列于目

斬決泚泄肥施沮漳夏羌涪潼潞江青衣桓若沫延江沅西
存溫淹葉榆夷油澧沅浪資漣湘灘漆匯深鍾耒泚漉瀏澗
贛廬漸江斤江非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
水澤地所在凡六十深寧叟所記水經之目與今本不殊以
原公爲原洞渦爲洞陰溝爲陰則其所省也以梓潼爲潼廬
江爲廬舊本之脫耳以灑水爲濕水澶水爲沮水施水爲施
水漚水爲匯水澗水爲深水皆誤文也經水凡百十六較唐
六典少二十一篇證以本注及雜採他籍得淦洛滹沱派滋
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滌日南弱黑十八水而灑下當有
灑餘清濁漳大小遼原分爲二刪去無注無名之沅酉水合
一百三十七水與唐六典數合也

水經注箋刊誤卷一

元式如此卷二三以下同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二格後不復出

水經注自唐李吉甫刪後蜀板遷就頗失其真宋崇文總目遂缺五卷前明校刊者屢矣惟朱中尉箋較諸家稱最善然於禹貢史漢尙未究心何況他籍余夙耽嗜此書隨讀隨正頻年竭精力以探求之薈萃羣言參之本注遺漏者補其缺紕繆者訂其謬古人慎於傳疑於所不疑又何欲焉然以之編入正文閱古之士不免閒續之憾若不著厥從來又恐蹈誕妄之誚暇日因取朱箋爲之言詮句詁鱗次櫛比各具本元作爲刊誤掩卷而思固不如披檢之足快矣是錄成非欲顯前修之失聊以釋庸俗之紛爾凡某卷某葉一如朱本原數趙一清識

此趙箋刊誤小引舊在刊誤各條前低一格今刊誤散入正文下故錄附首卷